

爱情鸟言情专辑之六

岑凯伦

青春絮然留不住
奈何命运作弄人

凄迷情路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青春絮絮留不住

命运作弄人

淒迷情路

爱情鸟专辑之六

淒迷情路

QING QING QING

岑凯伦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SICHUAN WENYI CHUBANSHI

1996 · 2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朱诚蓉

封面设计:自 豪

版面设计:王 军

书 名 凄 迷 情 路 全套定价 46.80 元 每册 7.80 元

作 者 岑凯伦 ISBN7-5411-1457-X/I·1358

1996 年 2 月 第一版 1996 年 2 月第次一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39 字数 75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内 容 简 介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皆系一个“缘”字，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缘未尽情更长，即使是伤心之路，人们也不断地跳入爱情陷阱。卢曼琪与罗昊德这对冤家从一开始反感到后来水火不容，每次见面都是在不愉快的情况下收场。在一次车祸中，罗昊德失去了记忆，而卢曼琪也真心爱上了罗昊德。在五年后谈论婚嫁之时，罗昊德的记忆恢复了，老天对卢曼琪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这五年她所付出的感情以及往后必须承受的痛苦是不能用语言道尽的，当爱情剧落幕时，卢曼琪的心碎了。

第1章

“嘀铃铃……”

念娉睁开朦朦胧胧的眼睛，一看壁上的挂钟，已是下午四点钟。

她揉着太阳穴，赤着双脚，来到盥洗室，打开水篷头。一阵水声哗哗之后，她顿觉神清气爽。

可是，心中总有一种无聊感。

她斜躺在一张宽大的三人沙发上，一边喝着可乐，一边浏览着当天的报纸。报纸无聊极了，不是登些鸡零狗碎，就是登些大得不着边际的事。她竟将这厚厚的一摞报纸翻完了。她感到很诧异。

没事可做了。

念娉的班上今天组织了去星星乐园戏水，但她能玩的都玩过了，因而呆在家中。没料到，呆在家中还是没有什么意思。

她环顾四周，把已经看过的杂志又找出来“复习”。

那杂志像无声无调的催眠曲，念娉读了一会儿，就呵欠连连，梦乡神游。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在一旁摇她、推她，她全不予理会，直到有人用脚踩她，她终于非常不耐烦的睁开眼。

“干什么啦？”她冲着面前的人大吼。

当她发现对方是夏韶渠时，楞了一下：夏韶渠可能这么粗鲁的踩她吗！然后，她发现躲在夏韶渠后的夏韶岭，她立即明白了。

“夏韶岭，你用脚踩我？”念娉丢一个抱枕过去，夏韶岭立刻躲在夏韶渠身后，夏韶渠只得将它接住。“小人！”念娉狠瞪他一眼。

夏韶岭用鬼脸回她。“韶渠摇你好久，你都不起来，我才踩你的！”他将脸面向韶渠，眼睛却瞟向念娉。“我早跟你说过，像她这种人，斯文的方法是没用的。”

一个抱枕突然飞过来，夏韶岭伸手接住，并摆了一个很帅的姿势。“你以为我这个体育系的高材生是混毕业的吗？”

念娉准备再丢第二个抱枕时，被夏韶渠挡住了。“你们两个就此打住，OK？”

既然夏韶渠开口了，念娉只得作罢。“饶你一次！”

“来呀！”夏韶岭仍一副挑衅的样子。

“韶岭！”夏韶渠望向韶岭，以眼神制止他。

韶岭只得翻翻眼珠，摊开两手表示休战。

“好了，念娉，你去梳洗一下，到我家吃饭。”

“真的？”念娉双眼大放光彩。夏伯母做菜的手艺一流，她只要想到，口水就忍不住要流下来。

“你妈今晚加班，十点多才会回来，所以叫我们施舍一顿饭给你吃。”

念娉不理夏韶岭，她笑颜甜蜜的对夏韶渠说：“我马上就好！”

夏韶渠、夏韶岭、念娉，三人从小一起长大，是典型的青梅竹马。夏韶渠是老大，和韶岭差两岁，念娉就小多了，与夏韶渠差八岁。

夏韶渠目前在一所大学当讲师，夏韶岭则在念娉的学校当体育老师。不过念娉尚未被他教过，因为每次分组她都故意跳开夏韶岭指导的那一组。她太了解夏韶岭了，这家伙铁定会公报私仇。

两兄弟的个性亦迥然不同。夏韶渠冷静，夏韶岭好动；夏韶渠沉稳，夏韶岭较为轻佻；夏韶渠的嗓音足以让人脸红心跳，夏韶岭却沙沙哑哑的，像感冒未好般。

但是，夏韶岭却有一个校花级的女朋友。

“这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念娉边洗脸边咕

啾。

※

※

※

“将军！”夏韶渠微笑看着韶岭。

夏韶岭又是抓头，又是托下巴，眼见大势已去，不论再怎样懊恼，仍然没有用。从刚才到现在，他已经连输三盘了，心底实在不甘心。

“大哥，你帮我拿瓶啤酒好吗？”

趁夏韶渠拿啤酒之时，夏韶岭立刻在棋上大动手脚，先是解除自己的危机，再让韶渠的“帅”变得岌岌可危。

“换你了。”夏韶岭满脸贼笑。

夏韶渠不语，移动一颗“车”，危机顿解。

“哥，你没有发现不对吗？”

“你有发现不对吗？”夏韶渠反问。

“你明知道，却故意让我，就像你当初把谷诗洛让给我一样。”夏韶岭一直不相信，韶渠真的从未对谷诗洛动过心。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你是因为我年纪比你小，还是看不起我？”夏韶岭故意激他。

“我没有让过你什么，”夏韶渠注视着他。“尤

其是女朋友这种事。”

夏韶渠再移动一颗棋子。“将!”

夏韶岭本就无心下棋，这时也顾不得那颗命在旦夕的“将”了。

“别忘了，当初谷诗洛喜欢的是你!”

“如果我是诗洛，肯定会揍你一拳。你的‘将’再不走，我接收了。”夏韶渠一本正经。

夏韶岭歪了歪头，打量他老哥。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除了浅浅的微笑外，就是正经八百的样子，仿佛从来没有任何事能让他惊慌失措。

一直到现在，夏韶渠仍是号称全校最有价值的单身男老师。女学生的情书、巧克力从没间断过。但她们的满腔热情，都被他的表情给冷却了。除了谷诗洛。

并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因为她优秀的脑筋，而是因为有时候她的行为表现太像一个人，以致引起他的错乱而分不清。但是，夏韶渠被挑起的情感也只是一瞬间。

直到有一天，夏韶岭到学校找韶渠，瞧见谷诗洛，夏韶岭立刻就喜欢上她。加上韶渠的鼓励，夏韶岭更是用尽心思，倾全力追求。面对流水无情的夏韶渠，谷诗洛的心终于转向夏韶岭。

“你真的对诗洛毫无留恋?”

“要我说几次？你们才是适合的一对，别再拿这种陈年老事烦我了好吗？”夏韶渠脸上终于出现怒容。

“那她就适合你了？”夏韶岭口中的她是指某人，那个只把韶渠当作哥哥看待的某人。

“你明知道我……”

玻璃窗传来“叩”的一声打断了夏韶岭的话。两人对望一眼，彼此心里明白，是主角来了。打开落地窗，往右一看，果然看到笑嘻嘻的念娉。

“对不起喔！”念娉一边说，一边爬过横在两家中间的矮墙。“我看你们房间的灯未熄，知道你们尚未睡。我要问韶……”

念娉扶着墙的手突地滑了开，整个人往外倒去。夏韶渠连忙冲上前去，抱住悬在半空中的她，鼻梁上的眼镜因碰撞而掉落，在一楼的地面摔个粉碎。

冷汗布满夏韶渠的脸，从未有过的惊慌神色出现在他脸上，在夏韶岭眼里。

念娉则因为吓呆而面无表情，好一会才回过神。

“韶渠哥，韶渠哥！”她拍拍他。

“你还好吧？”他在她耳旁问着，充满柔情的语

气令她心里一跳。

稍稍镇定后，她指着他的手，“谢谢你救了我，但你的手……”

夏韶渠定睛一看，才发觉他的手正好横在她胸前。他一惊，连忙放开。夏韶岭早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夏韶渠虽力持镇定，仍无法掩饰脸上的潮红。

“不要介意，”念娉表现得落落大方。“人总会不小心。”

“对啦！哥，不要介意，反正念娉也没啥豆腐可吃。”夏韶岭都快笑出眼泪了。

“你这大色狼，胡说什么？”念娉狠狠踹他一脚。

夏韶渠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神色，清清喉咙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喔！对，我是要问……噢？你的眼镜呢？”

“为了救你，壮烈牺牲啦！”夏韶岭在一旁插嘴。

“真的？我明天赔你一副。”

“不用了，我还有一副备用的。”

“一定要赔啦！不过你不戴眼镜挺师的。这样好了，配隐形眼镜。”

“不用了。”

“哎哟！不管啦，就这么说定了。”

“好，好，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夏韶渠是不会

真的让她出钱的。“你刚才不是有事要问？”

“对！你不是说我妈十点多回来？怎么现在都十一点了还不见人影？晚睡对皮肤不好。”念娉摸着皮肤，煞有其事的说着。

“也许是有什么事耽搁了，别担心。”

“喂！”夏韶岭大喊：“你妈回来了！”

三人一起望向楼下。

念娉的母亲林心莲刚从一辆轿车中出来，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念娉没见过的男人。两人很亲密的谈了一会，然后只见林心莲猛摇头。

楼上的三人对望一眼。

“你妈有情人了！”夏韶岭的笑容带有讥讽。

“莲妈有情人了！”夏韶岭的笑容带有玄机。

念娉瞪他一眼，“我回去了！”

念娉转身走向矮墙，像来时一样爬墙回去。夏韶渠紧张的看着，直到她平安落地才安心。

“晚安！”她一溜烟跑回房间。

夏韶岭将手臂搭在韶渠的肩膀上。“你不说吗？”

夏韶渠不语。

“她已经长大，快二十岁了。或许她的言行仍像小孩一样，但现在连幼稚园小孩都会谈恋爱，她不可能一直独自一人。”

夏韶渠若有所思的看他一眼。“有时，我真希望我是你。”

夏韶渠身走进房间，夏韶岭仍呆愣原地，接着爆出不可遏抑的大笑。

没有人会完全满意自己，他好几次希望自己能拥有大哥沉稳的个性、低沉有磁性的声音和冷静的做事风度。

那么，也许他会谷诗洛更有把握。

※

※

※

早上八点零五分是升旗时间。尤其是星期一，学校开周会，属于重要集会，除了值日生和请假的人外，最好能出席，否则被警告的概率很高。

八点左右，大部分的学生均已到校。

卢曼琪远远就看到一台水蓝色的轻骑，正十分猖狂的疾驶而来。她立刻挡在机车前面。轻骑紧急煞车，排气管冒出一阵白烟。

“卢曼琪，你活太久啦？”念娉拔下口罩，劈头就骂。

“同学，你也别懒成这样，你家离学校不过五百公尺，这么近的距离，还需要骑车？”

卢曼琪不屑的说。

“你管我，我高兴不行呀？”

“少来！”卢曼琪朝她摇摇手。“你今天几点起床？”

“七点五十。”

“真是！你妈妈没有警告你，吃饱睡、睡饱吃会变成猪吗？”

“不好意思，”念娉扭她二十二吋的小蛮腰。“本人没有别的优点，就是吃不胖。”

“是啊！我还听说睡太久身材会变形。”卢曼琪眼光扫过念娉稍嫌扁平的胸部。

“没关系！”念娉也瞄了一眼卢曼琪傲人的上围。“今天体育课测验跳远，你可别摔在在上爬不起来。”说完自顾自的大笑起来。

守在门口的教官眼看升旗时间已到，那两个女生竟还在那边聊天，立刻朝她们走去。

“你们还进学校？”教官表面是询问，其实是命令。

“教官，”卢曼琪抢先开口。“这位同学骑车竟不戴安全帽，我在训诫她。”

念娉没料到卢曼琪会来这一招，整个人呆住了。

“很好。”教官眼中有赞许之意。“你先去参加升旗。”

卢曼琪得意的走开，背后传来念娉紧张解释的声音。

“对不起，下次会戴……驾照？当然有，只是忘了带……”

※

※

※

周会完毕，同学们鱼贯走向教室。

第二节是导师时间，其实和自修课无异，导师除非有事才会来班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被校方召去开会。

念娉将书包丢在卢曼琪桌上，颇有山雨欲来之兆。

“卢曼琪，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念娉的声音大得全班都听得到。

“嘿！别气！先坐下来。”卢曼琪哄着，念娉不情不愿地在隔壁位子坐下。

“你不给我解释清楚，我们就绝交。”念娉提出严重警告。

班上同学，没有人理睬她们。她们两个是班上出了名的最佳损友，总是打过来闹过去，“绝交”这两个字眼经常挂在嘴上，也没见她们散过，顶多三天不讲话。况且还有赖云桢这个和事佬在，在无法

收拾时做排解的角色，相处五年，倒也相安无事。

“好！我问你，你少一块肉了吗？”

“你在说啥呀？”念娉被她乱七八糟的言语气得想跳脚。

“没有吧？老师记你小过或记你名字了吗？”

“是没，曼琪……”念娉有些犹豫。

“这就对了！”卢曼琪用力一拍手掌。“我早看穿那个林教是嘴硬心软的人，顶多训你一顿罢了！”

“喂！你知不知道在大马路上训话是很丢脸的事？”

“人生嘛！多点经验总是好的。”

“哼！”念娉冷笑。“下次我们角色对换看看。”

赖云桢从教室外头走进来，教室日志和点名簿还没放下就跑到她们旁边。

“我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吵架，怎么了？”

念娉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赖云桢。

“曼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万一事情出乎你意料之外，那念娉不就惨了？”

念娉脸上写着“就是嘛”三个字。

“好嘛！我道歉，OK？”

“勉强接受。”念娉把头抬得老高。

赖云桢笑笑。转头问卢曼琪：“我昨天为你介绍的男生，你觉得怎样？”